

記散聞見夏臨

蘇 一 萍 著

西北人民出版社出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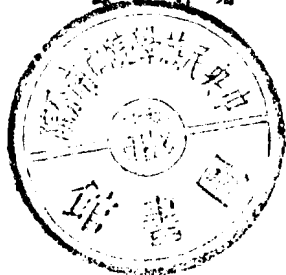
KZ94.3

4414

M

臨夏見聞散記

蘇一萍 著



西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書號：0301
臨夏見聞散記

著 者：蘇 一 萍
出 版 者：西北人民出版社
（西安西五路138號）
印 刷 者：西北新華印刷廠
（西安青年路202號）
發 行 者：新華書店西北總分店
（西安東大街420號）

1—5,000

一九五一年六月初版
定價（甲）1,700元

目 錄

一	不曉得馬匪的富就不曉得臨夏人民爲什麼窮……………	(一)
二	「蝴蝶樓」那塊磚，那塊瓦，不是回漢人民的血汗……………	(二)
三	一家六口人預備下八百個綉花枕頭，鴿子副官養鴿子千餘隻……………	(四)
四	一個丫環的命不如一條狗……………	(五)
五	一個農民唱了一句花兒便是殺身之禍……………	(八)
六	馬匪統治的結果，回漢人民除了酸辛貧困外，一無所有……………	(一〇)
七	人民軍隊紀律嚴明的行動就是最有說服力的宣傳……………	(一三)
八	「五百年也沒有見過這樣好的軍隊」……………	(一七)
九	「同志你寫上舊城農會馬五十送來壞人兩個。」……………	(二〇)
十	「你不登記我就用手榴彈消滅你！」……………	(二三)
十一	解放軍來了我們窮人的腰也能伸直了……………	(二七)
十二	男子操熟練的騎射技術，婦女有傳統的勞動美德……………	(三〇)

一 不曉得馬匪的富就不曉得臨夏人民爲什麼窮

馬步青是馬匪步芳的胞兄，做過督辦、軍長，在張掖、武威做了七八年的土皇帝，用他最野蠻的剝削與掠奪搶來了大批財富。大夏河沿岸有水旱地二百多頃，年收租子一千多石（臨夏老斗每斗一百四十斤）。大夏河沿岸共有大水磨八十四盤，他一人就據有三十三盤。臨夏八坊最好的舖面房他佔了百分之六十還多。在八坊你看見一排排紅色房子，不要問那一定是馬步青的。平均每年房租利息約收十萬塊白洋。他花費五年的時間修了一座東公館，花費四年的時間修了一座蝴蝶樓，耗費六千兩金子，六十萬兩大烟（每兩值二十塊白洋共合一千二百萬白洋）。武威、西寧等地均有他的公館花園。光娶第四姨太太就用了四百兩黃金，過着萬分闊綽驕奢淫佚的生活，而河西、臨夏的回漢勞動人民却終日陷於饑餓貧困之中，食不能飽，衣不蔽體，聞之令人痛心。

二 「蝴蝶樓」那塊磚，那塊瓦，不是回漢人民的血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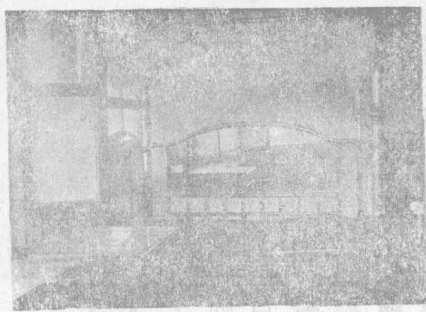
馬匪爲了修他的「蝴蝶樓」，趕走了白家莊等三、四個莊子三百多戶老百姓，霸佔了他們的土地和房屋，有些雖然是自家莊的老戶，生在此地，長在此地，祖祖輩輩都生在這裏，然而你「願意也得搬走」，否則便來幾個狗漢子給你拆個亂

七八遭，誰敢反抗，誰敢說一個「不」字？老百姓只有暗地裏流着眼淚，離開了自家莊另找自己的出路。

翼的一樓蝴蝶樓馬匪

「蝴蝶樓」在大夏河的北岸，背靠北塬，面對鳳凰山，面積有四百多畝地（全是水田）。四週築起丈八高的紅色圍牆，牆外圍一排排的白楊，牆內菓樹成林，大夏河的水引入園內，縱橫幾十條，可以自由灌溉。園的中心又築一層較精緻的圍牆，牆裏四週都有很漂亮的走廊與欄杆，中間是花園，養着千種以上的奇花異草，不但芍藥牡丹成林，還有些我們過去只聽過沒有看見過的花草，如紫薇花、杜鵑花等，有的竟價值數百白洋。「蝴蝶樓」建築在

花叢中，二十四間寬，上層都是轉角樓，兩翼伸出猶如蝴蝶翅膀，故稱「蝴蝶樓」。青石奠基，一磚到頂，室內廊簷全是油漆地板上鋪很漂亮的地毯，雕樑畫棟，刻工精美，樓上樓下的窗子鑲着綠色、紫色、粉紅色帶有花紋的玻璃，正廳除陳設着很講究綵色沙



床絲鋼的太太四青步匪馬

法桌椅外，四壁全鑲着玻璃磚，走進去四面八方都可照着自己。蝴蝶翅上就是太太和貼身丫環的臥室。床都是從上海香港買來的、新式的帶有彈簧的鋼絲床，錦緞刺綉的床圍，粉紅色絲織胡椒眼的床帳，床的四週與頂上都砌着玻璃磚。每個臥室之旁都附屬一個餐廳和一個廁所。同我們一塊去的一位回民區長，說的很對「看花、睡覺、吃飯、拉屎，把馬步青的一生都包括了」，的確從他的建築一切設備來看，這句話確可概括他的一生。「蝴蝶樓」修成後這種風聲，傳到馬匪步芳的耳裏，他很不服氣的講「這算什麼，我一塊磚一塊瓦也不用，我要完全用金子蓋一座」。後來倒是沒有用金子，而是用崑崙玉（五彩玉）磨成磚在西寧蓋起了一座「馨廬」，樣式比蝴蝶樓新，規模比蝴蝶樓大，當然耗費就更多。這些傢伙依靠他們封建軍事統治，瘋狂的掠奪回漢人民，魚肉回漢人民，試問他們的「蝴蝶樓」「馨廬」，那一塊磚、那一塊瓦，不是廣大回漢人民的血汗。

三 一家六口人預備下八百個綉花枕頭，鴿子副官養鴿子

千餘隻

當人民解放軍西進大軍一路包圍蘭州，一路渡過洮河直逼臨夏的時候，馬步青自知自己作了許多壞事，怕人民起來跟他算賬，畏罪潛逃，臨行倉促，十分狼狽，除了帶走一些細軟金條和他的太太外，其他床上的鋪蓋，和往常一樣，牆上的字畫都還掛着，鐘錶幾十種並沒有停擺，他的日用流水帳尚掛在賬房。有幾位同志給他計算了一下，平均每見一個日頭他需四百白洋的花消，存在他家裏準備用的東西尚不計算在內，如存有各種綉花枕頭八百個，綵緞被褥二百多條，冰糖八百多斤，口紅、香粉等化粧品幾大箱子（有些實用的已經分配給附近的回民羣衆）。「蝴蝶樓」的後面有一排嶄新的房子，有三十大間，全用鐵絲網網着，裏邊養着成千隻鴿子（因為馬步青每頓需吃鴿子肉和鴿子蛋）。除鴿子副官外，尚有幾位助手，專門管理鴿子的衛生、飲食、起飛、下蛋等。其他有專門刺綉女工數人，丫環十幾個，花匠二十多個，木匠、泥水匠十多個人，織毯工人數人，男用人女用人各數人，他們一家僅六口要幾十個人來侍候，平均一個人需十個以上的人來侍候。一個住在「蝴蝶樓」的戰士很氣憤的講：「這些傢伙就知道吃好的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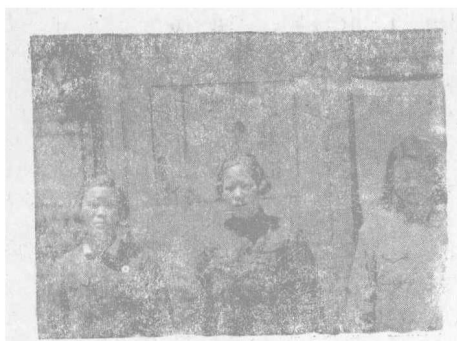
拉好的，睡好的，剝削回漢人民，養朶娃，要不是解放，養下的朶娃還不是吃好的，拉好的，睡好的，剝削回漢人民。」

四 一個丫環的命不如一條狗

呼奴喚婢——殘酷的奴隸制的殘餘，在內地似乎已不大厲害，然而在臨夏却有着相當數量的人過着這種生活。馬匪們有的一家竟有幾十個丫環，這些丫環的來源多是，還不起租子折賬，父母死後無家可歸者，或買來，或搶來，多是窮苦農家的子女。馬匪鴻達就有四十個丫環，多是六七歲就弄到他家，掃地擦桌子，端茶送飯，侍候太太小姐，他們常常受着太太小姐們的責罰與辱罵，終日遍體鱗傷，苦痛萬分，有的竟因一點小事而送掉了她們的性命。馬匪鴻達的大太太是極其兇殘的。一個名叫水玲子的丫環是一個九歲的朶娃。一天給大太太端了一碗餃子，她看見太太不在屋裏，想偷吃一個，誰知道她攝了一個餃子剛放在小嘴裏只咬了一半的時候，太太的一隻前腳已踏進了房門，吱嘮一聲，水玲子的小嘴嚇的再也沒有敢動。半截餃子攝在手裏，半截尙含在口裏，太太立刻叫吐出來，兇狠狠的「翻天呀！這麼小就想偷天換日，去！找張媽給我要一個錐子，一條細麻繩，一苗納鞋底用的針。」水玲子的朶心眼裏，並沒有想到這位貴太太兇殘的

用意，就去拿來了。太太命令她「跪下，嚙起嘴來」，一針針的用麻繩把她的嘴給縫起來了，鮮血染紅了胸襟，水玲子痛的早已暈了過去，等醒來時嘴已腫的像拳頭大。沒有太太的一句話誰敢給她拆掉麻繩呢？六月的大熱天，嘴已開始腐爛，喝不下一滴水，吃不下一口飯，加上受驚，這九歲的孀娃水玲子，就這樣含冤死去了。

一個丫環才只十一歲，因為說了一句閒話，使得大太太和二太太吵了幾句，大太太的邪氣無處發洩，便把這個丫環叫來，褲腿裏裝上草，把褲腿紮起來，上邊再澆上煤油用火燒着，直把這個丫環燒死。一個丫環也才八九歲，因為做錯了一件小事，被太太從樓上摔下去摔死了。一個丫環叫王秀花，六歲時賣給他家，從這時起就過着這非人的生活，直到解放他才跳出了這人間地獄。她參加了幹部訓練班，學習了四個多月，現在婦聯會工作。她今年已二十歲了。這十四年慘痛煎熬的歲月，她是不願意提它的，因為太使她傷心了。我們訪問了她幾次，每次都是哭不成聲，幾乎談不下。她一面流着淚，一面指着肩上的傷痕給我們看，「我十一歲的時候，那時候還是個孀娃，什麼事情也還不大懂。有一次我把一件新穿的衣服黏上了一點油，被大太太看見了，他叫我到廚房拿一個鐵杓，裝上了清油，在爐子上把油燒紅，當時我還愁着呢！不知太太要這燒紅了的清油幹什麼。當我給他遞到手裏的時候，誰知道她把那燒紅了的油迎面向我潑來，緊躲慢躲還是潑了我一肩膀，我的身上燙了一片燎泡，還不准我哭一聲，還要問我『你知道痛不？你知道肉疼爲什麼不知道衣裳心疼』。等到十六歲的時候，把我嫁了他的一個副



馬匪鴻達的丫環解放後已成為我們的
婦女幹部

官，年紀比我大的多，他還嫌我是服侍人出身，瞧不起我，又是打又是罵，我只好忍氣吞聲，怨我自己命不好，苦瓜結到苦蔓上了。有時候這樣想，這樣苦活着受罪，倒不如死了好，死了罪就滿了。有一次去跳井被他們看見了，把我拉回來說我死了還不如他的，一條狗，怕我把他們的水弄污了，把我關在一間黑房子裏，一天吃兩碗餓不死的飯。我在裏邊急的哭，太太聽見了說我『你閒的沒事』，叫給我二斗麥子，二斗黑豆攪亂，然

後再慢慢分開了，等到分開了，他們又混在一起叫我往開檢。這樣把我關了幾十天，想把我折磨死。去年臨夏解放了，馬鴻達家都跑了，村長把我介紹到地委，地委又介紹我到地幹班學習。我是沒念過書一個字也不識，共產黨不嫌我，說我過去是受過馬匪壓迫的人，過去過着非人的生活，現在解放了，我們受壓迫的人翻身了，還叫我到幹校學習，我十分高興，我認為共產黨確實是為人民。我現在學了不少的字，聽了些政策，我已在婦聯會參加工作，老百姓叫我女幹部，我親眼看見馬鴻達害了我，共產黨來了救了我。」

五 一個農民唱了一句花兒便是殺身之禍

馬子波是馬匪步芳的叔伯兄弟，曾在南京、重慶受過蔣匪的特務訓練，在亂藏地區依仗馬匪的勢力，橫行霸道，僅亂藏一地被他無故打死的人就有十七人之多。解放時畏罪逃往台灣。他的父親馬麟死了不久，他搬到園子街花園裏去住。一天下午花園外他的一個佃戶，大西灘人，給他在鋤地，唱了一段花兒，被他聽見了，他馬上提上了盒子槍，走出花園，問：「什麼人在這裏唱？」那個佃農看見他氣兇兇的，腿也吓軟了。馬子波走上去就是一槍，那個佃農「唉呀」一聲立刻倒地，再也沒有說二句話。馬走上去狠狠的踢了兩腳，「我父親亡了，我的心裏正難受着呢，你還高興的唱呢？你再唱！」。

他已殺人成性，對於他家的用人們也是一樣的殘酷。他的一個馬弁是個二十歲年輕小夥子。一天出去送信，因為去河州來回要一百四十里，爲了快路過花園，就要了一匹馬騎上，走到河州不小心短槍失了火，子彈把大腿上打穿了一個洞，腿上的血直淌。這件事被他知道了，馬上叫人把他抬回。當時並沒有立即給他醫傷，而是叫其他的用人取了一條很粗的麻繩，從這邊傷口穿進去由那邊拉出來，兩頭立兩個人一來一往的拉着麻

繩，然後問「你知道疼不，七十里路還要騎一匹馬，」起初這馬弁還在聲喚着，後來因爲流血過多，忍受不了那樣的疼痛，暈了過去。馬子波的獸性大發：「你還給我裝死，」用涼水又把他激醒，又叫用繩子把他吊在房簷下，用皮鞭蘸上水抽打。家裏的用人們，不敢看，也不敢拉，只有他的老管家楊藍七，把在門縫裏偷看，心裏想我在他家幾十年了，他是我從小抱大的，也頂得上半個奶娘，我給他求個情去。剛推開門走了出去，還沒來得及說話，迎頭就是一槍，可憐這個七十歲的老人還沒有開口，就這樣鮮血淋漓的死去了。那個馬弁也因爲流血過多，挨了一頓毒打，又沒有醫治不久也就氣絕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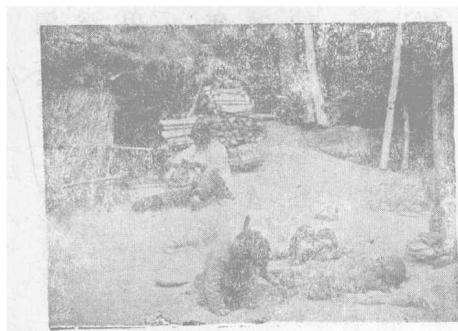
虬藏因爲靠近太子山終年積雪不化，就是六七月裏也得穿上毛袂褲衣，冬天那就更不要提了，不僅多雪，有時竟下幾尺厚的雪。因此打掃前院後院正院偏院花園的積雪，便得很多的勞動，除他家的用人外，尙需他的門客佃戶們給他來輪流掃雪。有一個門客給他來掃雪，大雪初晴的早上，北風像刀子一樣的刮着，門客挾着一把掃帚在花園裏掃雪，手凍的很疼，把掃帚挾在肘下，把手掬在口上哈了兩下熱氣，不幸被馬子波看見了，隔窗戶就是一槍，「怕冷，怕冷就不要來！」這個門客當下就被打傷了。抬回去後家裏沒有被子蓋，沒有飯吃，老婆娃娃也因失去這個勞力而斷炊，那裏來的錢醫傷呢，後來因爲傷口受凍潰爛而死。以上列舉的幾個遭他殘殺者，僅是十分之一二而已，這就足以說明這傢伙是如何野蠻，如何兇殘，完全像個野獸，而不像人，他比起「白毛女」裏的黃世仁來，真是有過之無不及。他從這野蠻的封建統治階級家庭環境中培養出來，

他想要什麼就是什麼，他想要幹什麼就幹什麼，他就是一切的主宰，因此他的爲非作歹，他的殺人成性，這是很自然的事。

六 馬匪統治的結果，回漢人民除了酸辛貧困外，一無所有

馬匪們的財富，就是回漢人民的血和汗。因此圍繞着他們的就是他們財富的創造者。成千成萬的佃戶、門客，他們多過着十分貧困的生活。他們都住在茆草房裏，一塊磚沒有，一頁瓦沒有。四垛沙土牆上邊蓋着些茅草，這茆草房裏，除一個土炕一台鍋灶外，進去連身子都轉不過，然而他們的老婆茆娃，盆盆罐罐都塞在裏邊。每到雨季，外邊下小雨，草房裏下大雨，外邊不下了，草房裏還繼續下。有時倒霉碰上霖雨，他們就無法睡覺，只好頭上頂個東西跪在炕上，炕上地下擺滿了盆盆罐罐接雨。就是不下雨的晴天他們睡在炕上也可看見天上的星星。土炕就是土

漢民佃戶的茆草房和茆娃們





房草眾的戶佃民回

炕，沒有一片蓆子，也沒有一條被子。冬天他們給炕上鋪麥楷，把炕用牛糞燒熱，把麥楷刨個窩窩把眾娃埋在裏邊。男人們冬天夏天白天黑夜就是一件破老羊皮襖，有的破到連袖子都沒有了。冬天毛向裏，夏天毛向外，天氣再熱一點他們就赤着身子索性不穿東西。眾娃多不穿褲子，有的十三四歲了也還是不穿。

他們一天吃一頓散飯（青稞麵糊糊加些山藥蛋），燒幾顆山藥蛋，喝一點水，鹽都不多吃。他們給大人們無償勞動的時候，一個人勞動一天，叫丫環給送兩個青稞麵團子，一碗鹽開水，跼蹴在廊簷下，連大人們的門都進不去。去年臨夏解放後，何家發動了羣眾組織了農會，但是有些馬匪步芳的殘餘，還在行兇，打門客的耳光，罵門客引起了門客們的公憤，他們要同這些傢伙說理。當時他們開代表會選出七位代表，提出三點迫切要求，一、我們給大人們種地受苦，希望大人們能給工錢，我們住大人們的眾草房給他出房錢。二、希望大人們把青稞團子給我們管飽，以後不要再打我們。三、希望大人們能給我們發一雙筷子。這是解放後解放軍給他們撐了腰，他們才恨恨的提出了這麼三條。這是他們生活上最高的要求。從這三個條件裏我們更可以看出，他們過去的生活是如何樣的低，如何樣的苦。

有一個回民老漢叫馬赤克老漢，家裏很窮，解放後部隊幫助他們生產，組織他們上山打柴。他們講解放前大山都是大人們的，誰敢進去，狗腿子一看見就是一槍，大人們手一指，東止紅水溝，西止大石頭，誰知道是那個大石頭呢？其實就是他們一指什麼都成了他們的了。解放了，那些傢伙逃跑了，山林重歸咱們廣大人民所有了。咱們可以進去打柴，部隊保護他們，赤克老漢就趕着羖驢子打了一駄柴，駄進臨夏賣了兩塊八毛錢，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也居然有了錢了。在街上轉來轉去選擇他要買的東西，量了一升大豆，又稱了一斤梨！自己當下就吃了一顆，（老漢一生沒有吃過梨），其餘的提回去給羖娃們吃，還想送一顆給我們駐軍政委吃，下餘兩塊錢裝在腰裏，一路上兩塊錢在腰裏擊碰的叮噹響，老漢不時的用手摸着，滿心裏有說不出的高興，「這是我幾十年來第一次，今天腰裏也硬起來了」。以後逢人就講「解放軍說的話跟金子一樣，聽了對咱窮人有好處」。從這一件事裏不僅可以看出，幫助羣衆解決具體困難，以便取得順利開展工作的條件，也可看出這一帶回民人民過去的生活是如何樣的苦。

（解放之初在這個地區因爲：一、歷史上由於統治階級的挑撥使得各民族間，特別是回漢人民之間存在着很深的歷史仇恨；二、反革命馬步芳殘餘力量時刻想復辟，組織武裝暴亂，挑撥民族團結，破壞了廣大回漢人民的生活；三、有一些慣匪想乘機撈一把，做他們「亂世出英雄」之夢，想搞起土匪以後叫我們收編，他馬上就是司令、師長、旅長，這樣就可以「平步登天」；四、我們一些幹部沒有很準確的執行黨的民族政策，

就給了反革命活動的空子；五、反革命利用廣大回民對我們尚不了解，欺騙羣衆，煽動羣衆反對我們，造謠「共產黨滅回滅教」「共產黨來了要我們在清真寺養豬，」說「解放軍是漢人的軍隊，殺回回來了，」說「同治年又來了，」「民國十八年來了，」造成回漢人民中很大的不安。再加上這些反革命威脅，騎上驢子到處催，「每家佃戶門客都得去一個人當土匪，不去你明年就不要種我的地，不去我馬上燒掉你的草房，要不你們把糧交出來」，因此有許多基本羣衆在利誘威脅下就被迫參加了。去年冬天帶有羣衆性、民族性的騷亂，例如尕斯集事件的開始、發展、最後較完滿的結束等就可說明我們是怎樣端正了政策，求得民族間諒解）。一年來經過部隊、地方的工作，情況已大有變化。（部隊是怎樣工作的我把他寫在下面）

七 人民軍隊紀律嚴明的行動就是最有說服力的宣傳

臨夏東鄉住着一部分講蒙古語、信奉回教的回族同胞。我軍初來這個地區，他們根據已往的經驗，根據民國十八年的經驗，當兵的還不是抓雞拉牲口見啥拿啥，一進村鬧的雞飛狗跳牆，最重要的還是怕解放軍來殺他們。當我們軍隊去時有的村子人都跑光了，當時我們的軍隊提出給羣衆管家的口號。部隊住到那家由班長進屋先登記，有油幾